

食事



草仔茶

□杨布泽

闽南的末伏天,乡下地里的花生大多已颗粒归仓,但农事依然繁忙,乡亲们得把晒干的花生藤收好,还得为后续耕作做准备。若是得知台风将至,又要为抢抓农时,全家齐上阵插地瓜秧。此时高温持续,大家出门劳作还会带一些清凉解暑的青草茶,也就是泉州人常说的“草仔茶”。

我家最常喝的“草仔茶”是鬼针草煮水。听老一辈人说,过去闽南人将中暑称为“哈着日”,把鬼针草叫做“哈日草”,足见此草防暑效果好。印象中,过去每次隔天要出门干活,前一天夜里,母亲都得反复提醒我记得准备煮“草仔茶”的食材,最常选的就是鬼针草。第二天清晨,等我跑去屋外拔回几株鬼针草,母亲便将它们清洗干净,再放进锅里加水煮开。等水烧开的空档,母亲又叮嘱我把家里的空铁桶拿出来清洗,之后把煮好的鬼针草茶倒这个铁桶中,还要撒几小勺盐调味。

等桶里的“草仔茶”静置一会儿,不再冒着热气,母亲才拿来扁担挑起铁桶,我则会眼疾手快地往铁桶上放一个木制的

“十字叉”,这也是母亲挑水时常用的工具,说是能防止桶里的水溢出。担心路上有灰尘、虫子或树叶掉进桶里,母亲还得拿来一个扁竹筐倒扣在桶上。往往是母亲在前面走,我紧随其后,手里还拿着一把长柄勺,身上则背着用绳子串起的几个带手把的杯子。抵达自家田地,日头也当空了,大人小孩的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,不用母亲招呼,我自会拿勺子从桶里舀一些“草仔茶”装进杯子,“咕噜咕噜”一杯茶汤下肚,再跟着母亲下地耕作。

如果决定这天干完农活回家午休,我自带出门的“草仔茶”便是六角英煮的水。这种草叶的味道偏苦,怕孩子们喝不惯,母亲煮茶时总要往锅里加点红糖。有时我嘴馋想多喝,母亲会念叨着六角英茶过午不能喝。可我偏不信,有次早上拿玻璃杯装了一杯六角英茶,转头到了中午才想起,拿起杯子正要喝,却发现茶汤的颜色已经由淡绿色变成翠绿色,吓得我不敢再碰。后来听母亲说,才知六角英茶放过久

了,不仅颜色会变深,“寒性”也会加重,喝了反倒对身体不好。民间所说的“过午不能喝”,其实是指早上煮的六角英茶放到中午就不宜喝了。

到了立秋,田里的早稻已经完成收割,晚稻也开始播种了,一些剩下的秧苗还有别的用处,可以拿来晒干煮成“秧苗水”,以前每到这个时节,夜晚聚在村里石埕上乘凉的乡亲们,常会一边摇着蒲扇“话仙”,一边喝秧苗煮的“草仔茶”解渴。白天帮大人往田里戽水时,我身上也会背一壶加了白砂糖的“秧苗水”。每每尝到那些甜滋滋的茶水,我就觉得它好似劳动的滋味,苦涩中带着一抹甘甜。

如今又到了末伏,眼看天气仍是“出门五分钟,流汗两小时”的燥热,我又忍不住煮了一锅“草仔茶”,打算用这种最接地气的方式来解渴消暑,也重温那份独属于乡土的清凉。



(CFP 图)

乡情

记忆里的老厝屋顶上密密匝匝地铺着瓦片,一片挨着一片,从屋脊一直延伸到屋檐,这些瓦片历经风吹雨打,有的表面已被青苔覆盖,有的还布满细小的裂纹。

小时候,我时常躺在院子里的竹椅上,望着屋顶上的瓦片发呆。阳光从瓦缝间漏下来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犹如无数闪烁的小星星。那时候不懂什么是乡愁,只觉得屋顶上的世界喧闹又有趣,因为不时就有麻雀落在瓦片上,啄食瓦缝里的草籽,发出细碎的声响,更是格外动听。

故乡的雨总是来得突然,往往是远处传来几声闷雷,犹如巨人在天边滚动空桶。紧接着风便起了,卷着尘土和枯叶在村道上不停“狂奔”。最后才是雨点,大颗大颗地砸下来,打在瓦片上,随即传来清脆的声响。起初是零零星星的滴答声,

很快就连成一片,如同千万颗珍珠倾泻而下,转眼间便在檐前挂起一道水帘。我有时会蹲在屋檐下,伸出手接雨水,看着水珠在掌心碎裂又溅起细小的水花,总觉得十分有趣。

屋顶的瓦片下是支撑房屋的梁木和椽子,再往下便是我们一家人居住的三间房。正中间是厅堂,左右各是一间卧室,厅堂里中央摆着一张漆面斑驳的八仙桌,墙角立着的老式座钟每到整点都会发出沉闷的报时声。瓦片虽薄,却能抵挡狂风暴雨,记得有年台风来袭,大雨倾盆,村里一些用茅草做屋顶的房子都进了水,我家的瓦厝却只有几处漏雨。母亲

找来盆碗接水,我则乖乖坐在厅堂里听外面呼啸的风声和雨点敲打瓦片的声音。

不过瓦片也会“老”去。过去每到春季,父亲都得爬上屋顶检查那些破损的瓦片。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走在屋脊上,把碎裂的瓦片取下再换上新的。那些旧瓦片放在院子一角,时间久了,竟堆积成一座小山。我小时候喜欢在那堆瓦片里翻找,只要发现形状特别的碎瓦片,就把它当宝贝收藏起来。

长大后离开家,我搬进了城里的高层住宅楼。雪白平整的天花板取代了记忆中的红砖瓦。下雨时,只能听见雨水敲打玻璃的单调声响,再没有从前那种雨打瓦片的韵律。前些日子回乡,发现老屋的屋顶已经换成了彩钢板。父亲说这样方便,不用再像从前那样

每年上房检修瓦片了。

那天我站在院子里,望着阳光下泛着冷光的金属屋顶,心里空落落的。那些记录着我童年时光的瓦片,不知被运到了哪里,或许早已碾碎,铺进了某条乡间小路。如今城里还能看见一些旧瓦房,不过大多数是等待拆迁的危房或是特意保留的历史建筑,路过的人们也很难想象那些瓦片下曾经发生过的生话,就像老家房顶的那些旧瓦片,早已悄悄变成乡愁的代名词,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有时下雨天在城里的老街散步,听见雨滴轻轻敲打古厝屋瓦的声响,我的心里仍会觉得十分踏实。可雨停后抬头,望见的不是记忆里那片熟悉的瓦顶,心里又难免惆怅,只能感叹时光匆匆,带走了瓦上的岁月,只留下满心的怀念。

瓦上的乡愁,就像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挂,它不惊天动地,却像屋檐滴落的雨水,一滴一滴慢慢渗入心田,又会在起风落雨的日子,轻轻叩响思念的门。

缘起,正青春

□江月英

少年时喜欢阅读,偶尔涂鸦,但毕竟出生在山区农村,阅读面有限。到泉州读大学后,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初识泉州晚报,便被这份散发着墨香的报纸深深吸引。从此每天晚自习,我都会跑到图书馆抢座位,从晚报的副刊看到时政新闻,每一条精彩内容都不想错过。

随着阅读的积累,更加萌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。1998年6月2日,当第一篇“豆腐块”《艾叶情深》的小诗发表在泉州晚报副刊时,我从晚报的忠实读者变成作者,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。

2000年大三下学期,泉州晚报一名编辑热心推荐我到报社实习,将我带进了新闻的领地。“半路出家”学新闻,要面临更多挑战。去报社实习第一天,报社安排我们新来的实习生到一楼接听记者热线。我不敢懈怠,认真记清群众来电反映的何人、何地、何事、何因。几个新闻科班出身的记者,时常会带我现场追踪采访。在他们一次次的鼓励指导下,我渐渐能独立采写新闻了,几篇报道见诸报端,更深刻体会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担当。每天我骑着单车,风雨无阻穿梭在泉州大街小巷实地采访,汗水常把T恤湿透,长发飘起的背影与身后泉州古城美景交融的画面,成为青春最美的回忆。

时常也有人问我,写舆论监督新闻有顾虑和压力吗?看着身边的记者,有时采访回来,为了赶稿,都顾不上吃饭。我没敢想太多,行胜于言。深夜10点多,报社大楼依然灯火通明,正是无数晚报人的敬业、坚守,才使这份报纸深深扎根基层,成为连接古城千家万户的桥梁。那段时间,父亲忙完农活,时常会拿着我寄回的泉州晚报,反复端详,一脸欣慰。

2000年秋天,我被选拔到永春农村基层,从事与新闻并不相关的工作,但泉州晚报依然是我每天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。其间,我也偶尔写点散文向晚报投稿,心里终归是无法割舍对纸墨的那份眷恋。2001年3月泉州晚报社迁址刺桐南路,不久我特意驱车去新华社报社旧址故地重游,伫立风中,百感交集。

两年后,我加入了泉州市作协,从乡镇调入永春县委组织部工作。某种意义上,这应归功于泉州晚报无形的历练和滋养,激励着起点不高的我,一路奔跑,绽放青春。

怀着对文字的敬畏,我投入人生另一场没有硝烟的公文写作战场,从科员干到正科级干部,19年来公文材料如影随形。因生活的琐碎和忙碌,常忽略了对文学田园的倾情耕耘,但泉州晚报却包容了不够完美的自己。2022年11月30日,结合我个人经历写成的《一湾溪水诉乡愁》在泉州晚报副刊发表,得到很多读者的共鸣,我仿佛又重拾青春的力量。

时光不语,履痕深深,转眼晚报已走过40载辉煌历程,与晚报结缘28年,我也从长发飘飘变成霜染青丝。对晚报而言,我只是芸芸读者、作者中的一员,但晚报对我而言是一生执着的眷念。青春会老,此情永驻。来路漫漫亦灿灿,再出发,共岁月,不了情。

(作者系永春县政协提案与社会文史办公室副主任)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
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

名家笔下的八月

包谷在院子里,院子在八月,八月在一场比赛里。当我一颗颗把她们摁进秋天,便听到房前河水落下去的声音。

——余秀华《包谷在院子里》

八月逝去,山峦清晰,河水平滑起伏。此刻才见天空,天空高过往日。

——海子《八月之杯》

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,夏天过去了,也不到秋天。但我望着田垄,土墙上的瓜,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串。

——林徽因《八月的忧愁》

八月,面朝落日,便是桃子和糖。太阳在傍晚,就像石头在果实里。

——洛尔迦《八月》

八月天来了,牵牛花都爬满栏杆了,遮住了我的情人啊,你为什么不出来跟我会见呢?

——萧红《八月天》

目送中的爱

□熊黔邑

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目送,是去小学报到的日子,那天,母亲站在校门口一直望着我背着新书包往教室走,没走几步,我听见她的喊声:“放学别乱跑,等我来接你!”从校门口到教室门的那段路不长,也就几步,可我走几步就想转头看,而每次回头定能瞧见母亲在挥手,她的摆手幅度也很大,好像怕我看不清。

上中学时,我得坐公交车去学校,虽然公交车站离家不远,父亲却坚持每天骑车载我去。每次抵达车站,他便把肩上的书包往我怀里一塞,叮嘱一句“车来了就上”,随后便头也不回地调转车头离开。自行车的轮子总是转得飞快,车子和父亲的身影很快就拐进巷子,不见了。直到有次母亲无意间提起,我才知道好几次父亲都偷偷躲在拐角处,等看着我上车离去,再继续骑车往单位赶去。

启程去外地上大学那天,母亲陪我去了火车站,她一路拎着我的行李袋不松手。等到听见提醒检票的广播响起,她才开口对我说:“进去吧,到了

学校,记得打个电话回来。”我接过行李袋,走过检票口后一回头,发现母亲还站在原地,就像当年送我去上学一样,不停朝我挥着手。直到她的身影渐变小,我仍能看见她抬起的手臂,在人群里微微晃动。

工作后第一次出差,是父亲开车送我去机场,下车后,他帮我推着行李箱,反复念叨着一个人出远门,路上一定要小心。我点点头,接过行李箱往航站楼走,催父亲赶紧回去,可边走边回头看,他始终没挪步。我只得加快脚步往前走,直到走进出发大厅,透过玻璃窗往外瞧,父亲的身影还在,只是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。

今年回老家小住,有天陪母亲去菜市场买菜。觉得她走得慢,我便忍不住催促,母亲怕我等得着急,便让我先去前面的摊子买豆腐。等我买完豆腐回来,母亲仍停在刚才我俩分开的地方,看着她正弯腰认真地在摊子前挑水果,我才忽然察觉,母亲的背比去年更驼了些。

又想起女儿上幼儿园那天,我牵

着她的手走到教室门口,跟我匆匆说了再见,她便挣开我的手,跑向玩具堆,头也没头。我却站在教室门口,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儿和别的小朋友搭积木,直到老师提醒家长可以离开了,我才一步三回头地往回走。走出幼儿园,我又在栅栏外站了很久,总忍不住想朝里面看看,明知什么也看不见,仍盼着能捕捉到女儿蹦跳的身影。

前几天,来帮我照看孩子的父亲要回去了。我送他到动车站,还没到检票时间,父亲就催我快回去。我嘴上应着,脚步却没动,直到检票开始,他回头朝我挥挥手,说了句“走了”,我仍站在原地。看着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通道尽头,我忽然想起过去父母送我上学的情景,原来那些年他们目送我前行的牵挂,如今已变成我望着他们背影的不舍。



天伦